

博士论丛

当代中国建筑师的 职业角色与自我认同危机 ——基于文化研究视野的批判性分析

The Identity Crisis in Professional Role and Subject of Chinese Architects:
—The Critical Analysis Based on Cultural Studies

谢天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博士论丛

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职业 角色与自我认同危机

——基于文化研究视野的批判性分析

**The Identity Crisis in Professional Role and Subject of
Chinese Architects:**

——The Critical Analysis Based on Cultural Studies

谢天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职业角色与自我认同危机——基于文化研究视野的批判性分析/谢天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博士论丛)

ISBN 978-7-112-11796-3

I. 当… II. 谢… III. 建筑师—职业社会学—中国—现代 IV. C9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4968 号

认同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认同不仅是职业角色的认同, 也包括了建筑师的自我认同和建筑作品的认同。本书内容包括绪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建筑师、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职业角色与自我认同危机、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职业角色与自我认同的个案研究。

本书可供广大建筑师、建筑理论工作者、建筑院校师生员工学习参考。

责任编辑: 吴宇江

责任设计: 赵明霞

责任校对: 李志立 兰曼利

博士论丛

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职业角色与自我认同危机

——基于文化研究视野的批判性分析

The Identity Crisis in Professional Role and Subject of Chinese Architects:

——The Critical Analysis Based on Cultural Studies

谢天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华艺制版公司制版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 $\frac{3}{4}$ 字数: 306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一版 201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ISBN 978-7-112-11796-3

(1904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前言

多元化倾向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建筑设计领域的一个事实，具体体现为宏大叙事的诉求、私人话语的探索以及商业化的建筑运作。然而，表面的多元化创作和建筑领域的大规模建设最终产生的是一种有着相似面孔的建筑作品，由于这些建筑的数量之大导致了建筑的一种平均化现象。平均建筑反映的主体——人（无论是使用者还是设计者）也是一种平均的人，它表现为建筑师的认同危机。

认同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认同包括个体的认同与群体的认同，也包括外在的认同与内在的认同两个方面的内容。外在的认同通过职业角色来体现，内在的认同是“自我”的认同。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认同不仅是职业角色的认同，也包括了建筑师的自我认同和作为交流的符号——建筑作品的认同。

当代中国建筑师由于主动性的丧失而被强势文化塑形和建构，结果必定是一种悲剧——弱势文化只能通过一种镜像身份，而非真正的主体身份完成自我建构。这种镜像的自我认同是一种以他者为参照的永远无法获得满足的渴求，最终带来的是个体的精神磨难。

在自我认同的主体建构过程中凸现了主体间平等对话的意义，它促使中国建筑师走出封闭的镜像的自我，在平等的竞争中不断建构自己的身份。而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它应该融入到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职业化进程之中，通过创造赋予知识生命的特征，它立足于岗位，并在此基础上促成建筑师人格的实现，即精英意识和人文精神的结合，它是建筑师的知识服务，艺术家的创造力，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三者合力的体现。

目 录

前言

第1章 绪论	1
1.1 选题背景和依据	1
1.1.1 选题背景	1
1.1.1.1 现代性的困惑	1
1.1.1.2 平均的建筑、平均的人	4
1.1.2 选题依据	8
1.1.2.1 现代性：强调主体的自由	8
1.1.2.2 对人自身的思考：关注个体	10
1.2 研究视角与论文框架	12
1.2.1 人、语言与存在	12
1.2.2 从“同一性”到“认同”	13
1.2.2.1 “认同”的概念	13
1.2.2.2 “危机”的概念	19
1.2.2.3 认同与现代性	19
1.2.3 相关文献综述	20
1.2.3.1 互动论中的角色与自我	21
1.2.3.2 其他认同的理论	23
1.2.4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26
1.2.4.1 研究方法：文化研究的视野	27
1.2.4.2 论文研究框架	33
第2章 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建筑师	36
2.1 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现实语境	36
2.1.1 全球化与社会转型	36
2.1.1.1 以职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阶层和个体的变化	36
2.1.1.2 文化资本理论与知识的力量	39
2.1.2 当代中国建筑师的内涵	40

2.1.2.1	建筑学的新内涵	40
2.1.2.2	当代中国建筑师的“中国”内涵	45
2.1.2.3	当代中国“建筑师”的内涵	48
2.2	当代中国建筑师群体的分化与个体的突围	52
2.2.1	历史中的群体现象	52
2.2.2	当代建筑师群体的分化与个体的突围	54
2.2.2.1	第四、五代中国建筑师的“现代意识”	54
2.2.2.2	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的建筑创造	57
2.2.2.3	个体的突围	61
第3章	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职业角色与自我认同危机	64
3.1	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职业角色认同危机	64
3.1.1	中国建筑师的职业角色与“知识服务”	64
3.1.1.1	建筑师身份与角色的历史变迁	65
3.1.1.2	当代中国建筑师职业角色的多重属性	67
3.1.1.3	知识、职业角色与人文精神	81
3.1.2	职业角色认同的危机	84
3.1.2.1	职业发展脱离社会的框架	84
3.1.2.2	职业伦理的缺失	87
3.1.3	社会角色认同的危机	91
3.1.3.1	精英意识的缺乏	91
3.1.3.2	人文精神的缺失	96
3.2	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自我认同危机	101
3.2.1	建筑创作主体的话语转型	102
3.2.1.1	知识的叙事：建筑师的创作与表达	102
3.2.1.2	“群体主体性”与宏大叙事	103
3.2.1.3	“异化的主体”与商业运作	104
3.2.1.4	“个体主体性”与私人叙事	106
3.2.1.5	平庸的“多元化”	109
3.2.2	群体主体的认同危机	109
3.2.2.1	想象的共同体	110
3.2.2.2	“家”的原型	111
3.2.3	异化主体的认同危机	112
3.2.3.1	欲望的主体	113
3.2.3.2	欲望超越理性	114
3.2.3.3	占有式的生存	116

3.2.4	个体主体认同的危机	118
3.2.4.1	临时的“集体”形式	118
3.2.4.2	自我与角色的分离	119
3.2.5	知识的“人格”化	121
3.2.5.1	人格的概念	122
3.2.5.2	知识的人格化	123
3.3	当代中国建筑师作品的认同危机	125
3.3.1	建筑与意义	126
3.3.1.1	建筑与意义	126
3.3.1.2	认同、流行与建筑	130
3.3.2	建筑师作品的认同危机	133
3.3.2.1	民族的“寓言”	133
3.3.2.2	所指的“游戏”	135
3.3.2.3	场所的缺失	137
3.3.2.4	沉默的建筑	142
第4章	当代中国建筑师职业角色与自我认同的个案研究	150
4.1	当代中国建筑师的个案研究	150
4.1.1	当代中国艺术家的自我表达	150
4.1.1.1	艺术家的自我表达	150
4.1.1.2	“贾樟柯”现象	153
4.1.1.3	展览的意义	154
4.1.2	当代中国建筑师的个案研究	156
4.1.2.1	张永和与“第三种态度”	156
4.1.2.2	刘家琨与“玉米”策略	161
4.1.2.3	王澍与“造园”游戏	166
4.1.2.4	当代中国建筑师的文人意识	168
4.2	他者的形象	169
4.2.1	库哈斯	170
4.2.2	安藤忠雄	172
第5章	结语	176
5.1	认同与个体的现代性	176
5.1.1	认同：一个未完成的进程	176
5.1.1.1	边缘化：一个未实现的自我认同	177

5.1.1.2 建构对话身份.....	179
5.1.2 结语：个体的现代性.....	182
5.2 本文遗留的问题.....	185
参考文献	186
后记	193

第1章 绪论

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不是技术、经济、社会或政治性质的，它是人的问题，是防止人的同一性丧失的问题。人由于自己自以为是、妄自尊大的“自由”而从自己的场所出走，去“征服”世界。所以，人就被遗留在虚无缥缈、全无真实的自由之中。人忘掉了“居住”的意义。^①

——诺伯格·舒尔茨

世界是一个舞台，
所有的男人女人不过是一些演员，
他们都有上场的时候，也有下场的时候，
一个人一生扮演着许多角色。

——莎士比亚《人间喜剧》（第二幕，第七场）

1.1 选题背景和依据

1.1.1 选题背景

1.1.1.1 现代性的困惑

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社会文化经历着不断的变革与发展，但始终有一个不变的主题：现代化。这是一条漫长的充满了矛盾与冲突、探索与想象、激励与希望的旅途，其间不断地更新着人们对现代化的本质——现代性的理解。源自18世纪西方的现代性在21世纪的中国与西方，仍然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来自各种矛盾与冲突。现代性所倡导的个人自由一方面给主体——人的解放创造了机会，它所提倡的理性主义也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技术的产业化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料，更创造了工具理性至上的文化语境。不仅如此，现代性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给人们带去了不同的内心体验。这种体验已经不完全是通过人与自然以及现实而获得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社会现实“主要是通过他人

① （挪威）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 Schulz）. 存在·空间·建筑[M]. 尹培桐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55-56.

一时的反馈，而不是通过外在的现实去体验的。社会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意识的网络，一种有待付诸社会建设的想象形式”。^①现代化不仅将人们变为现代化的主体，也将人们变成了现代化的客体。集主体与客体于一身的现代人，如何面对并选择现代化创造的生活的诸多可能呢？

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全球化不仅意味着资本的扩张，更意味着“对于无意识领域的彻底征服”，^②是对有形世界（自然）和无形世界（文化）的控制。查尔斯·纽曼（Charles Newman）还指出了当代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特征——“通货膨胀”：这种膨胀是人的欲望、期望值等方面的膨胀，使数量代替了质量，花样代替了品位，一切思想都被所谓的相对性、不连贯性主宰，尤其突出的是话语的通货膨胀。^③话语和欲望的膨胀随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多样化而日益彰显，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表现为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无法预见性，人们之间互动的延续性受到挑战。行为的短期效应是人们首先考虑的重点，人类所具有的深思熟虑的心智意识缺少了互动和反馈的特征。

1. 危机的出现：对自身存在的关注

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感受到危机的存在，危机是人们对无法把握的不确定性的一种焦虑状态。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这种危机感尤为突出。尽管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为人类创造了近乎无所不能的美好前景，但是现代社会的人们对生存的价值与意义、自我定位的方向感却在逐渐丧失。各种问题相伴而来，其中一种心理体验是焦虑感。“焦虑打击到我们自己的内在‘核心’：它是我们自身的存在受到威胁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东西”。^④人们不断思考一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其实，人从一诞生开始，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但大多数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只有当焦虑出现时，这个问题才被人们意识到。

表现之一：信任感的丧失与权威的失效。

当代社会的共同体正在瓦解，权威不再有效，人们之间的联系逐渐削弱，伦理规范逐渐丧失了以往的约束力。信任本是一种存在的安全感，人们从以家为单位的血缘关系中脱离出来进入到社会当中，与周围人之间的互动的前提是信任感的存在，人们对权威的依赖转向对社会抽象系统的承诺——制度性的承诺。^⑤具体表现为对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的信赖。但是，不仅符号系统的意

①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147-149.

② Fredric Jameson. *Forward* [M] /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9: xiv-xv.

③ 盛宁. 人文困惑与反思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22.

④ (加) 查尔斯·泰勒. 自我的根源: 现代认同的形成 [M]. 韩震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787.

⑤ 高兆明. 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解释 [J]. 学术研究, 2002 (4): 11.

义丧失，专家系统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在时空分离的情况下，承诺的安全系数大大降低，导致人们的安全感逐渐丧失。

表现之二：角色的混乱。

社会分工的结果促使人们在生活中承担的角色越来越多，社会分工一方面促进了功能的分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社会的“团结”。通过分工，个人摆脱了孤立的状态，互相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但是，欲望以及利益分配的差异，增强的是人与物之间的联系，导致了“物”的团结，而非人的团结。角色之间因为利益而冲突，各自为营，人与人之间以“物”（如利益）为中介。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成为了利益之间的协调，角色之间的沟通成为了利益的均衡，一旦利益受到威胁，角色之间的混乱则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

表现之三：自我的分裂和心智的丧失。

不仅人们之间的关系难以协调，人自身的关系也无法统一。一个人往往承担着多种角色，多种角色的冲突导致了自我的分裂，使人的外在与内在无法和谐统一。这一对矛盾可以追溯到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心灵与身体的对立，心与身如何统一成为了之后许多哲学家努力探讨的问题。社会学家认为，只有当个体达到身心统一时，个体才能与外界进行协作，领会和理解他人并采取可行的合作方式，即具有“心智”的体现。由于互动的实现有赖于心智，心智的丧失则会导致孤立，协作无法完成，这一通往外界的桥梁被迫中止。

2. 现代性的隐忧

查尔斯·泰勒将上述问题归结为“现代性的三个隐忧”：它来源于个人主义、工具主义理性及前两者带来的政治控制：

“（1）人们反复表达的一个忧虑是，个人除了失去了其行为中的更大的社会和宇宙视野外，还失去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有人把这表述为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尼采的‘最后的人’就处于这种衰弱的最低点，他们的生命中不再留有任何抱负，只有‘可怜的舒适’。

目标的丧失是与一种狭隘化相联系的。人们因为只顾他们的个人生活而失去了更为宽阔的视野。托克维尔说，民主的平等把个人拽向自身，‘导致个人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之中的危险’。换句话讲，个人主义的黑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的生活更缺乏意义，更缺少对他人及社会的关心。

（2）世界的去幻（disenchantment）与现时代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相联系，这个现象也极大地困扰着许多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工具主义理性的主导性。这里的‘工具主义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指的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靠的合理性。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是工具主义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

(3) 在一个社会里, 如果人民最终成为那种‘封闭在自己的心中’的个人, 那么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地参与自我管理 (self-government)。他们将宁愿留在家里享受私人生活的满足, 只要当时的政府生产这些满足的手段和广泛地分配这些手段。这就为一种新的、形式特别现代的专制主义的危险敞开了大门。……我们正在危险地失去的东西就是我们命运的政治控制, 就是某种我们作为公民能够共同运用的东西。”^①

现代性的隐忧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目标、手段和自我实现的困惑。人们对未来的迷惘和对自身的现状的不满, 都体现了生活的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它失去了自我保障和自我确证的根基。

1.1.1.2 平均的建筑、平均的人

种种迹象表明, 当代中国建筑师群体中也反映出了类似的困惑和体验。“后发外生型”的建筑现代化使中国走上了强制性的现代化之路。全球化更是加剧了这一进程的步伐, 中国现代化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错位与滞后性最明显的后果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差异当中。“器物之用”的思想根深蒂固, 工具理性作为价值观一直主导着近几十年来中国建筑的发展, 它一直立足于现代化物质层面的改造而非思想观念的改造。中国大量看上去很“现代”的作品, 并没有真正获得现代建筑的本质。^②当前建筑所面临的困境既有历史的缘由, 也有现实的根源。我们并没有经历西方长达几百年之久的启蒙的思想铺垫而直接脱胎于封建文化, 对外来思想的接受也存在着误区, 盲目地引进和肤浅地学习——照搬照抄, 因此造成了追求建筑的表面化和风格化倾向。短短的 20 年间, 各种“风格”与“思潮”如昙花一现, 如国际式“风格”, 解构主义“风格”等等。

1. 平均的建筑与平均的人

工业化已经成为生产大量廉价和重复产品的代名词。建筑材料和构件工业化生产不断减少材料的使用数量, 简化材料的使用过程, 在带来大量组装建筑的同时, 建筑的设计也相应采用了一种万能体系和标准模式, 用之四海而皆准。这种设计产生的建筑是一种数量巨大, 同时彼此之间类似的甚至是毫无区别的平均建筑。这种建筑是一种机械复制的产物, 是一种现代化的制造——通过自动化或其他高科技手段, 按照特定的程序和操作方式加工出来的产品。因此, 平均建筑的本质是一种重复而非差异, 它体现的是同质性而非个性。

在建筑的制造活动中, 建筑师从第一位的主动的创造者沦为了被动的模仿者。20 世纪 90 年代, 西方消费主义文化开始影响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建筑形象被推向了前台, 从深度转向平面, 从整体转向碎片。建筑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其传统的能指 (signifier) 与所指 (signified) 关系, 即形式

① (加) 查尔斯·泰勒. 现代性之隐忧[M]. 程炼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4-13.

② 陈志华. 北窗杂记[M]. 郑州: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与意义关系，在图像文化中沦为了意义缺席的形式关系——一种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分裂和脱离，现代主义建筑仅仅是对应一个“抽象的普遍的主体”的“功能”的外壳，建筑从功能到形式都千篇一律，消除了时间和地点的体验，由于场所、地域和历史的缺场导致了建筑的零识别性。零差异和零意义的形式使得现代建筑失去了文化符号的表意功能，因而现代城市也就成为了“通属城市”

^① (generic city, 亦可译为广普城市)。

“We shape our buildings, and they shape us.”^②那么，这种平均建筑所反映的主体——人（无论是使用者还是设计者）必定也是一种平均的人。西班牙哲学家、社会学家奥尔特加（J. Ortega y Gasset）是这样定义的：“大众是平均的人。在这方面，纯粹数量的东西——大量的人——可以被转化为一种量的决定因素：它也就变成一种共同的社会特质，即彼此没有差别的人，却又在他们自己身上重复出现的种属类型。把数量转换成特质我们得到了什么呢？简单地说，借助后者，我们理解了前者的起源。通俗地说，大众的一般形成意味着，在那些个体中构成大众的欲望、思想和生活方式方面是别无二致的。”^③从传播学媒介的角度，这样的大众又称为受众——他们在信息传播中通常处于被动地位。

中国建筑领域的国际接轨带来了大量的平均建筑，也带来建筑的主体——平均的“大众”。这是一个无法通过差异而获得识别性的个体，因此成为一种零识别的抽象的人。它有出生地，可是华丽的外表下却没有“出身”，出身是具有文化背景和家庭身世的概念。它没有心理和体验，也没有社会属性，由这些抽象的个体组成的集体和民族也成为了抽象的群体。

2. 认识的误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

由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现代文明存在着西方与东方、强势与弱势的二元等级结构。中国建筑师则保持了自尊与自卑两种情结，一种是历史上的自尊，几千年的古文明所延续下来的民族自豪感；另一种则是当下的，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现代文明的自卑感。而全球化使得西方文明将大批外民族强行带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这一进程凸现了不同民族有效互动的机制。

不仅如此，现代性意味着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是对传统的一种“扬弃”。而在中国，现代性的体现是“厚今薄古”——放弃传统选择西方化。当这种现

^① （荷兰）莱姆·库哈斯. 广普城市[J]. 世界建筑, 2003 (2): 64.

^② （美）迪耶·萨迪奇，海伦·琼斯. 建筑与民主[M]. 李白云，任永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 1941年，英国下议院在“不列颠之战”的大空袭中严重损毁。1943年10月，温斯顿·丘吉尔在下议院重建问题的讨论中说道：“我们塑造了建筑，而建筑反过来也影响了我们。”丘吉尔成功地实现了他的愿望，即按被炸毁之前的样式重建了议院。

^③ 周宪. 20世纪西方美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60.

代性与民族自尊情结联系在一起时,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便转化为一种民族矛盾——东方与西方、弱势与强势之间的矛盾。中国大众渴望现代化,付出的代价是民族自豪感的丧失。但事实往往并不是这样。我们的近邻日本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日本建筑不仅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在世界建筑舞台上获得了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日本建筑师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地域气息和民族精神。如对禅道的领悟,对灰空间的研究,以及新陈代谢的探索。与日本相比,中国建筑师更多地接受了西方建筑文化表层的物质层面的内容,着力于用现代材料和现代技术体现现代化的特征,忽视哲学层面上现代性的含义,用简单的具体代替复杂的抽象,用机械的物质转换代替深层的精神思索。现代材料构成的大众化的建筑作品成为伪现代化的一个面具,成为现代性的一种硬件和指标,它们构成的是失去“灵晕”(aura)^①的拟态的现代化社会。这种工具性的“筑居”而非栖居建筑没有精神内涵,是模拟(simulacrum)和压迫式的赋予,它剥夺了环境的意义,抹杀了历史,最终失去了文化记忆,体现的是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蚀,是对弱势文化自由的剥夺。

在中国,建筑活动的数量令世人瞩目,这并不意味着有助于质量的提高。中国建筑师急于获得世界同行的认可,仅靠数量取胜是不够的,但质量的获得似乎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达到的。鲁迅的“拿来主义”为他们找到了最好的借口。年青一代的建筑师更是将传统打入冷宫,直接将西方的建筑符号系统用于本土建筑设计创作研究当中,通过概念置换、影像化叙事等途径获得一种表面的视觉冲击力的满足。这种离开本土转向追寻西化,通过西化途径改变中国建筑设计状况的努力最终使得中国的建筑创作处于一种“游牧”状态。仅有少数建筑师立足本土,致力于中国的建筑符号与价值系统的研究,近几年来不断出现的实验建筑就是在这一背景中进行的一种尝试,他们通过一种概念化的操作,在作品中营建对中国现代性的文化想象。但由于这些作品通过“距离”产生远离日常生活意义的场景,因此不能完成对现实生活的渗透。

3. 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精神焦虑体验的产生

在现代社会中,文化意义层面的焦虑体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焦虑是存在意识到它可能非存在的一种状态。^②它表现为自我失去了方向,它实际是一种对空虚与无意义的焦虑。它是由于精神中心的丧失,自我和信仰的破灭而

① “灵晕”(aura)是指事物的一种奇特的时空交织,一种独有的、无论离得多近都总是带有距离感的表象或外观。是事物在特定时空中的自我存在,并且有自己的身份,而不是人的投射、建构或复制。该词最早是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提出的。见:郭军等,文化研究关键词之二[J],读书,2006(2):150.

② 保罗·蒂利希以“焦虑”一词概括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所谓非存在,就是对存在的一种否定。存在是生命、绵延和创造,而非存在则是包含于生命中的死亡、绵延中的中断、创造中的毁灭。保罗·蒂利希,存在的勇气[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24.

产生的。焦虑是不确定性和价值受到威胁的内心体验,是自我价值的丧失以及自主性的缺失,这种深植于现代主义文化内部的焦虑的存在使人们被迫以各种虚幻的追求和幻象来代替真实的自我,模拟便是一种幻象。

在现代化进程中建筑师急功近利的创作思想就是这一特征的最好的体现,他们对空间尤其是对时间的焦虑反映在对生活的模拟之中,把有时间和深度特性的历史文化压缩成平面化的没有意义的现代影像文化。近十年来,各种艺术展此起彼伏,中国建筑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联系似乎更加密切,中国的少数建筑师频繁地举办和参与国内外各种展览,如双年展、艺术展等,一些艺术家也加入到建筑设计的“实验性”创作当中。在表面的风光与喧嚣背后,展览的机制、运作方式、参展作品的水平不断受到质疑。相关的评论性文章有《建筑展览的“厚度”》^①、《展览机制下的中国建筑:后殖民荣誉》^②以及 ABBS 登载的文章《赵老师访谈录》^③等等,这些文章均对建筑展览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建筑的属性价值、先锋的评判标准、处于名利场中的建筑师的角色和作用都是当代中国建筑展览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次数过多的展览和几张老面孔、缺乏新意的作品已经让许多观众和业内人士产生了审美疲劳。2006 年 ABBS 网站的“建筑行业十大新闻”评选中,展览热的降温成为共识。^④

无论是建筑的概念设计还是建成的实际作品,中国的建筑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失去本真意义的符号操作。随着中国加入 WTO,建筑师之间的国际化交流日益频繁,外国设计机构和建筑师开始进驻中国参与建筑设计市场竞争和建筑实践活动。国内越来越多的设计作品由国外设计事务所设计,许多国有大中型建筑设计院仅仅只有做施工图的资格。洋招牌在国内越发走俏,规模稍大些的设计招投标,都要邀请国外设计机构参与。中国本土建筑师与国外建筑师之间的关系在“土”与“洋”两个中国文字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与强势的国外建筑师共处于竞争的舞台上,本土建筑师创作性的衰竭以及建筑作品的平均化现象导致当代中国建筑师在国际上处于边缘地位。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边缘化不仅仅是“价值体系的偏移和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⑤建筑师自身归属感和稳定性的缺失更是相伴而来。

各种模拟和影像的背后是一种失落和无奈。其结果不但没有体现现代性所倡导的主体精神,反而使得建筑作品丧失了个性,正是这样,作为一个美好蓝

① 史永高,仲德崑.建筑展览的厚度(上)[J].新建筑,2006(1):82-86;史永高,仲德崑.建筑展览的厚度”(下)[J].新建筑,2006(2):83-86.

② 王南溟.展览机制下的中国建筑:后殖民荣誉[EB/OL], [2005-04-13].<http://www.abbs.com.cn/bbs/post/view?bid=1&id=5617219>.

③ 佚名作者.赵老师访谈录:国内的先锋建筑运动[EB/OL], [2005-11-20].<http://www.abbs.com.cn/bbs/post/view?bid=1&id=5059255>.

④ 来自 www.abbs.com 网站。

⑤ 郑时龄.境外建筑师在中国的实验与中国建筑师的边缘化[J].时代建筑,2005(1):34.

图的社会现代化,其结果并非如预期地使人们获得自由和解放,相反地,促进了社会的两极分化,造成社会的分裂。现代化成为某些个体和民族单极化发展的代名词。这种巨大的落差实际扩大并加剧了精神焦虑的体验。

与此同时,本土建筑师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20世纪90年代初,还是比较简单的几派之争,如“京派”、“海派”与“岭南派”。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大部分设计院开始体制变革,许多中小型私人设计事务所陆续崛起以及“海归”建筑师的加入,本土建筑师之间的关系开始错综复杂。即便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们也纷纷走出校园,加入到“市场”当中。况且建筑师本身也是一个不确定的称谓,低成本的投入与可观的经济效益、建筑技能的技巧化和模式化运作也使得这一行业的门槛降低,许多艺术家也开始涉足建筑“设计”行业。因此建筑市场上,各种专业建筑师与非专业建筑师共同营造着新世纪的中国建筑景观。

而与国际接轨的另一特征——注册建筑师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专业建筑师的技能逐步职业化,建筑师的角色被限定在学校、设计机构、政府部门等具体的职能部门,隶属第三产业(服务行业)的建筑设计为特定的部门和机构服务。大众文化的崛起更是消解了建筑师的精英意识,在这一进程中,政治意识形态对建筑师的影响受到削弱,但同时,“市场”这一无形的大手又给建筑师施加了压力。不仅建筑创作成为了建筑制造的活动,建筑师为市场服务,为有钱的业主服务,似乎离社会责任越来越远。大规模的无序建设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生态危机成为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它不仅威胁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中村”、“握手楼”的出现,在一次次地叩问建筑师的社会义务。社会问题更是直接地反映在人际关系的日趋紧张之中。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逐渐加大,建筑师处于进退两难的处境之中,如何在自己的实践中维持公正的天平呢?建筑师除了对建筑本体的研究之外,能否走出学科研究的狭小天地,并摆脱商业利益的驱使,在广义的建筑学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1.1.2 选题依据

1.1.2.1 现代性:强调主体的自由

反思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重读“现代性”这一课题显得尤为重要。那么,现代性原则究竟是什么呢?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其《现代性的哲学话语》(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一书中指出,所谓现代性原则一言以蔽之便是主体性的自我确证(the self-reassurance of subjectivity)或主体的自由:

“这就是说,和古典社会诉诸于超验的理念、上帝、神祇等外在的、超自然的统摄性法则不同,现代性赖以立身的规范就是处于此岸的自身——确切地讲,这便是为黑格尔所揭示的人的主体性。哈贝马斯明确指出:

首先,黑格尔发现,主体性乃是现代性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黑格尔同时阐明了现代世界的优越性及危机之所在,即这是一个进步与异化精神共存的世界。因此,有关现代性的最初探讨即已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批判。黑格尔看到,现代充斥着关系到自我的结构,黑格尔称之为主体性(subjectivity)。他认为:‘说到底,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也就是说,精神总体性中关键的方方面面都应得到充分的发展。’^①

虽然人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的属性,但是主体身份并不是先天获得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作为存在的人先于它的本质——主体性,或者说,人是在存在和发展中获得主体性,成为主体的。马克思将人类的发展分为三种形态:最初的状态是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个体呈现出自然的主体性;其次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状态,当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提高了自身的认识能力,获得了自觉的主体性时,主体不再满足于简单的重复性的劳动,开始探求新的具有创造性的知识和技能,创造性的获得意味着人获得了自为的主体性,自为的主体也就意味着自由的获得。^②什么是自由?黑格尔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自由将引导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第三个阶段是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生产力造就的自由个性,人类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类”主体,这是人的最高理想。

中国人的现代启蒙始于“五四”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弘扬“新”文化,破除“旧”文化,用胡适的话说是以“评判的态度”“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将“新”等同于“西”(德先生与赛先生)、“旧”等同于“中”,实际上“把原本空间意义上的中西文化类型的多元化转换为时间意义上历史发展过程的一元性”。^③以激进的科学主义取代保守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文化守成主义作为元叙事的基石,追求同一性的建构。因此,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实际上一开始就是以西方文明为摹本的。遗憾的是,中国至今还未实现现代化,受到西方的影响还出现了“后现代文化”的许多特征,现代化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让人期待的过程。刘小枫认为:现代现象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转型。它体现为一个极富偶然性的历史过程,迄今还不能说已终止。”现代现象分为三个结构层面:“现代化题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题域——知识和感受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题域——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④以这个标准来

①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M].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7.

② 自为和自由的区别在于自为侧重于主体指向认识对象的能动的、有效的状态,是外向的、客体化的;自由侧重于在对象中所体现的主体的状态,是内向的、主体化的。

③ 傅新毅.启蒙的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的启蒙[J].社会科学辑刊,1999(4):8.

④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2.